



下册

〔俄〕德·安·沃尔科戈诺夫 ★ 著
张慕良等 ★ 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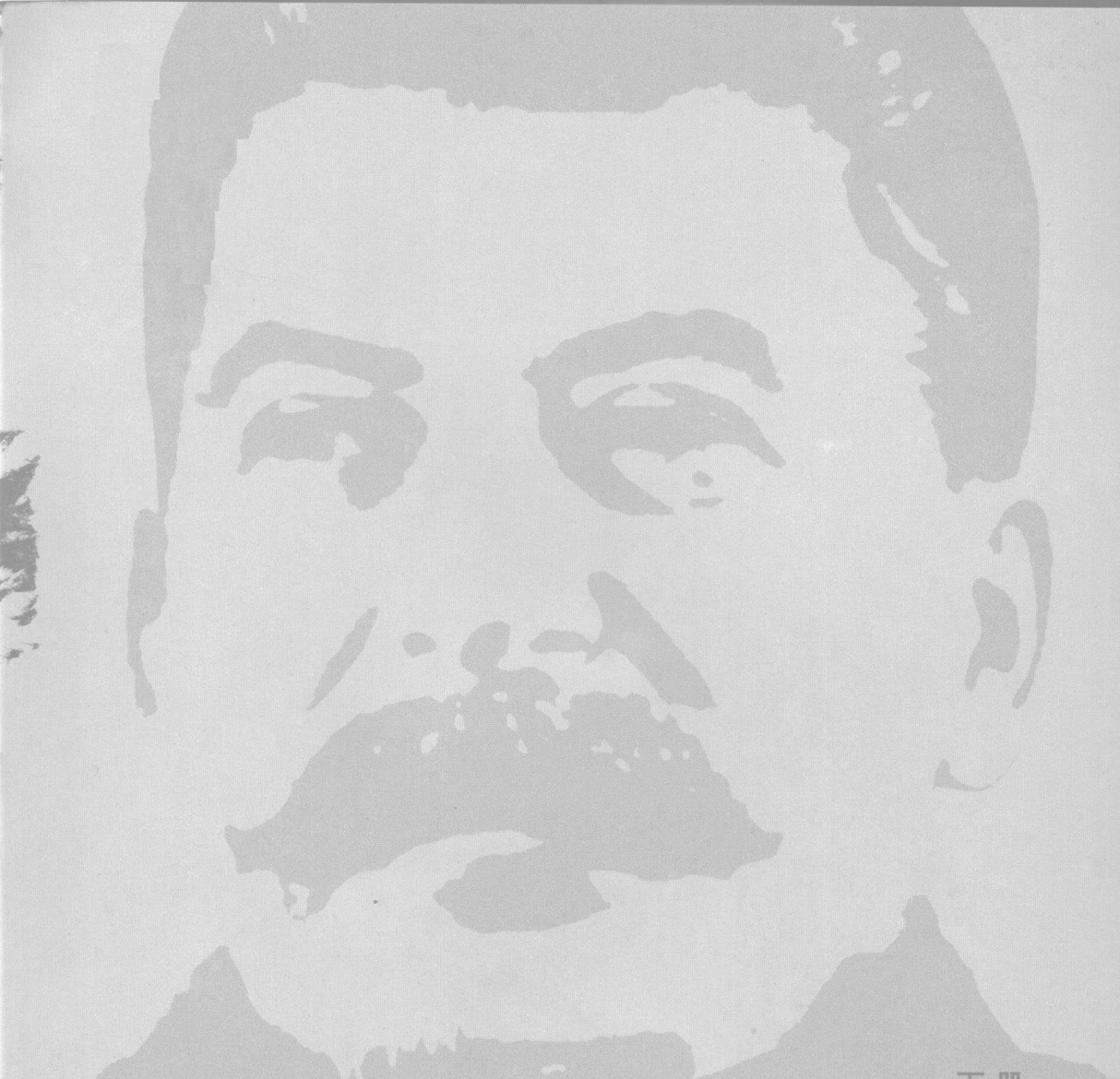
最新版修订本

斯大林

A BIOGRAPHY OF STALIN

世界上最经典的斯大林传记版本
中央编译局资深专家联手精译

国际文化出版



下 册

〔俄〕德·安·沃尔科戈诺夫★著
张慕良等★译

斯大林

A BIOGRAPHY OF STALIN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目 录

CONTENTS

代绪论（斯大林现象）

第 1 章

十月的火光

- | | |
|-----------|----|
| 1 正面和侧面 | 25 |
| 2 二月序幕 | 37 |
| 3 扮演次要角色 | 44 |
| 4 武装起义 | 51 |
| 5 获得生存的机会 | 61 |
| 6 俄国的旺代 | 64 |

第 2 章

领袖的警告

- | | |
|--------------|-----|
| 1 战友们 | 83 |
| 2 总书记 | 97 |
| 3 《给代表大会的信》 | 108 |
| 4 是斯大林还是托洛茨基 | 120 |
| 5 悲剧由来已久 | 130 |

第 3 章

选择与斗争

- | | |
|----------------|-----|
| 1 如何建设社会主义 | 146 |
| 2 把列宁主义“通俗化”的人 | 159 |
| 3 知识界的动荡 | 170 |
| 4 “杰出领袖”的失败 | 184 |
| 5 总书记的“个人生活” | 197 |

目 录

CONTENTS

第4章

是专政还是个人独裁

- | | |
|----------------|-----|
| 1 农民的命运 | 218 |
| 2 布哈林的正剧 | 231 |
| 3 关于专政和民主 | 247 |
| 4 “一个胜利者的代表大会” | 260 |
| 5 斯大林和基洛夫 | 269 |

第5章

披着领袖的“外衣”

- | | |
|-------------|-----|
| 1 “统治人物” | 288 |
| 2 斯大林的智力 | 299 |
| 3 恺撒主义的象征物 | 313 |
| 4 在“领袖”的阴影下 | 324 |
| 5 托洛茨基的幽灵 | 337 |
| 6 胜利者的声誉 | 347 |

第6章

悲剧的震中

- | | |
|---------------|-----|
| 1 “人民公敌” | 364 |
| 2 政治“审判案”闹剧 | 376 |
| 3 “学会重视人才……” | 391 |
| 4 图哈切夫斯基的“阴谋” | 405 |
| 5 斯大林式的恶棍 | 426 |
| 6 不可饶恕的罪过 | 435 |

目 录

CONTENTS

第 7 章

战争前夜

- | | | |
|---|------------|-----|
| 1 | 政治上的纵横捭阖 | 458 |
| 2 | 戏剧性的转折 | 471 |
| 3 | 斯大林与军队 | 485 |
| 4 | 国防武库 | 496 |
| 5 | 关于坦克制造业的状况 | 503 |
| 6 | 流亡者被刺 | 507 |
| 7 | 秘密外交 | 525 |
| 8 | 致命的错误 | 540 |

第 8 章

悲惨的战争初期

- | | | |
|---|-----------|-----|
| 1 | 丧魂失魄 | 561 |
| 2 | 残酷的岁月 | 577 |
| 3 | 艾蒿的苦味 | 596 |
| 4 | 灾难和希望 | 609 |
| 5 | 俘虏和弗拉索夫现象 | 628 |

第 9 章

最高统帅

- | | | |
|---|------------|-----|
| 1 | 斯大林和大本营 | 648 |
| 2 | 战争的“各章” | 663 |
| 3 | 斯大林格勒的光辉战例 | 677 |
| 4 | 最高统帅和统帅们 | 691 |
| 5 | 是一个战略家的思维吗 | 707 |
| 6 | 斯大林和盟国 | 727 |

目 录

CONTENTS

第 10 章

迷信的鼎盛时期

- | | |
|-------------|-----|
| 1 胜利的果实和代价 | 753 |
| 2 斯大林“秘密”内幕 | 767 |
| 3 周期性发作的暴行 | 784 |
| 4 年迈的“领袖” | 800 |
| 5 冷风吹来 | 812 |

第 11 章

恺撒主义的遗物

- | | |
|------------|-----|
| 1 历史的反常 | 834 |
| 2 教条主义的木乃伊 | 849 |
| 3 全面的官僚制度 | 866 |
| 4 人间上帝必有死 | 885 |
| 5 斯大林的遗产 | 902 |
| 6 历史性的失败 | 913 |

代结束语（历史的裁决） 923

注释索引 937

时值1939年1月的一个冬日的深夜。终日劳作不息的莫斯科城已进入梦乡。只是在各人民委员部和总参谋部的大楼及卢比扬卡那座盒子状的大楼里,依稀可以看到放下窗帘的窗户里透出的星星点点的微弱亮光。政治局委员、人民委员、军界领导人都像往常一样地在挑灯夜战。这种工作到深夜的作息制度是逐步形成的。斯大林先前就是半夜才回家,到国际形势继续恶化时,他更是经常在办公室里待到深夜两三点钟,有时甚至更晚。至于内务人民委员部,那么夜晚几乎要算是他们主要的“工作”时间了。

斯大林在深夜12点以后很少把谁叫到自己的办公室里来。只有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贝利亚这些亲信除外。他们在讨论某个问题时,往往在斯大林的提议下稍事休息,到他的孔策沃别墅去用晚餐,并且在进餐时继续讨论。斯大林通常让每个人都能发表意见,偶尔插上一两句话,然后在结束时不慌不忙地作总结。有时候他的决定同大家的意见相去甚远,但他们也并不因此而惶恐不安。他们当即表示同意。大概莫洛托夫偶尔要唱唱反调,不过也并不十分坚持己见。贝利亚比其他猜到“领袖”的想法的时候要多一些,他毫不掩饰自己的得意心情。有时需要查询问题、弄清细节或是需要统计材料。斯大林马上给某位人民委员或者某位高级官员去电话,简短地询问一下。几乎从未出现过找不到所需要的人来接电话的情形。有时形成一种印象,仿佛斯大林是在以打电话的方式检查领导人是否忠于职守,这些领导人也在夜间保持办公室里有一定数量的工作人员,以便解决突然提出的问题。到战争爆发前夕,夜间工作便成了家常便饭。

今天斯大林正在修改他将在例行的党的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上作的工作报告。1月初中央全会决定于1939年3月10日召开代表大会。由党中央机关起草的报告原稿已经面目全非了。斯大林重新改写了好几十页。他想表达两个主要的思想。第一个思想是:世界正处在新动荡的前夜。战后的和约体系正在分崩离析。经济危机使战争危险迅速增大。一场世界大战的乌云正出现在地平线上。确切地说,“新的帝国主义大战已经成为事实了”,斯大林是这样想和这样写的。

“领袖”想通俗地讲述的第二个思想,就是公开地肯定社会主义的新成就。他认为,由于击溃“投降分子和暗害分子”,国家变得更加强大了。斯大林翻了翻印有为他准备的统计数字的纸页,又经过长时间的思索,便开始

奋笔疾书：“我们在工业方面已超过了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技术水平（?!——本书作者注）和发展速度。这很好。但是这还不够。应当在经济上也超过它们。我们能够做到这一点。我们也应当做到这一点……必须建设新的工厂。必须培养新的工业干部。但是，为此需要时间，而且需要不少的时间。在两三年内是不可能在经济上超过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为此需要较长的时间。”^①

斯大林疲惫地把报告放到一旁，叫来波斯克列贝舍夫，让他把上一次代表大会的代表名单和大会上选出的中央委员名单拿来。昨天，助手的手上还没有这两份名单。斯大林打开薄薄的公文夹，专心致志地看了起来。大概一半以上的名字他都十分熟悉。这位他早在任民族事务人民委员时就知道，那位是搞集体化时认识的，另一位则是在被任命为州委书记时跟他谈话记住的。军队代表他几乎全都认识。斯大林用手指在名单上慢慢地画着，偶尔在某个名字上停留一下。极强的记忆力使他想起了一次又一次会见、交谈和闲聊。

这是瓦·米·米哈伊洛夫，苏维埃宫建设工程的首长。他曾经同鲍·米·约凡院士一起来过一两次，听取斯大林有关建设工程的设计和开展问题的意见。伊·叶·柳比莫夫所以被记住，是因为他通常属于第一批向斯大林汇报轻工业企业超额完成计划情况的人员。“领袖”的目光久久未能从“阿·萨·叶努基泽——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书记”这行字上移开。本来是朋友嘛，可谁料到他城府有这么深……这是党中央各部部长——“全套人马”：卡·亚·鲍曼、约·阿·皮亚特尼茨基、雅·阿·雅柯夫列夫、阿·伊·斯捷茨基……人们真是变幻莫测啊！就说雅柯夫·阿尔卡季耶维奇·爱泼斯坦吧，不知为什么人们都管他叫雅柯夫列夫，他在集体化期间干得挺好，可转眼突然“摇摆起来”。斯大林记起自己曾不止一次地邀请雅柯夫列夫到家里来用餐，这可是对某人抱有特殊好感的标志。斯捷茨基是善于做作家和演员的工作的，却从未得到过斯大林的特殊信赖。这么说来，他的预感没有错：斯捷茨基是敌人……斯大林的目光死死盯在莫·李·鲁希莫维奇这位国防工业人民委员的名字上。此人他见过多次，是个顽强而勤勉的人，原来却同托洛茨基分子勾勾搭搭……这是列·伊·米尔佐扬，哈萨克共产党（布）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他对此人很不了解，但是记得在对米尔佐扬的候选资格进行讨论后，他曾表示同意“选上”。

斯大林提起铅笔在一些原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的名字下画了着重线，他们是扬·埃·鲁祖塔克、斯·维·柯秀尔、弗·雅·丘巴尔、帕·彼·波斯特舍夫。好在他及时地认清了这些人的真面目；他们不仅对党，而且对他都会构成威胁。脑海里浮现出他们那些要求澄清问题、宽大为怀、搞清内务人民委员部内幕的

信件,他们认为内务人民委员部“已成为奸细集团的巢穴”。

斯大林在翻阅名单时,注意到大多数姓名在紧接名和父名之后都有波斯克列贝舍夫用铅笔作的记号“B.H.”*,有时还标明日期。他当即明白了,日期系指何日执行枪决或何日死亡。却没有马上弄清两个缩写字母的含义。不过当他把目光停留在雅·绍·阿格拉诺夫的名字上时,还是猜到了:“B.H.”系人民公敌*之意。是啊,雅·绍·阿格拉诺夫,他的老同事,一年前被枪毙了,也是人民公敌……眼前一一闪过那些已经不在人世的人的名字:康·瓦·乌汉诺夫、Б·А·谢苗诺夫、谢·谢·洛博夫、鲍·彼·舍博尔达耶夫、伊·彼·鲁勉采夫、门·马·哈塔耶维奇、H·H·杰姆琴科、丹·叶·苏利莫夫、沙·祖·埃利亚瓦、尼·马·戈洛杰德、А·К·列帕、格·璘·卡敏斯基、尼·尼·波波夫、伊·阿·捷连斯基、А·С·布林、尼·费·吉卡洛……斯大林想:有谁留下来了呢?但他一忆起十七大居然有近300名代表投了他的反对票,也就心安理得了:这都是他们自己找的……

是呀,那次代表大会的代表中暗藏的敌人太多。可这些人绝大多数都是十月革命前和内战期间入党的啊。斯大林在面对名单进行思考时,也许想到:“他们没有做好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生活的准备。看来,反对派的束缚使他们深受其害。他们理解不了社会主义!”这些人永远地沉默了。对于下一次代表大会、日益增长的战争危险,对于他们的最高法官是斯大林同志而不是上帝这一点,他们已经不可能发表任何意见,甚至连想一想也做不到了。

斯大林愈来愈经常地把格·马·马林科夫叫到自己的办公室里来,并交给他各种最重要的任务。第二天,斯大林仿佛还在继续夜间的思考,他要对马林科夫说:

“我想,我们已经彻底地甩掉了敌人这个包袱。现在需要新生力量,党内需要新人……”

不错,党是需要新人。况且十七大后党员人数减少了33万!他出色地进行了把为数众多的“敌人”从党内清除出去的战役。毫无疑问,忠于他这位“领袖”的共产党人数如果不增加,就无法着手进行果敢的不寻常的任务:在经济上超过……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不过党需要的是新的、年轻的、斯大林式的补充人员……1939年即已有100多万人被接纳为联共(布)候补党员。当时人们在文章和谈话中公开说党变得愈来愈“斯大林化”了。

斯大林的思绪又回到报告上来,他又加写了一段。“领袖”用倾斜度很大的清晰字体写道:“国外有些报界人物胡说什么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

*“B.H.”是俄语ВРАГ НАРОДА(人民公敌)的缩写。

加米涅夫、雅基尔、图哈切夫斯基、罗森霍尔茨、布哈林和其他恶棍之类的间谍、杀人凶手和暗害分子从苏维埃组织被清除出去，似乎就‘动摇了’苏维埃制度，引起了‘瓦解’。这种胡说八道只配加以耻笑。”斯大林文思泉涌，信笔写来：

“1937年判处枪决了图哈切夫斯基、雅基尔、乌博列维奇和其他一些恶棍。在这以后举行了苏联最高苏维埃的选举。所有参加投票的人98.6%是投票维护苏维埃政权的。1938年初，判处枪决了罗森霍尔茨、李可夫、布哈林和其他一些恶棍。在这以后进行了各加盟共和国最高苏维埃的选举。所有参加投票的人99.4%是投票拥护苏维埃政权的。试问，这哪里有什么‘瓦解’的迹象呢，为什么‘瓦解’没有在选举结果中反映出来呢？”^②

斯大林“夜间的”逻辑如同他本人一样，是“钢铁般”的。“领袖”对自己的反真理深信不疑。

不，斯大林并未受到懊悔的煎熬。其实，他不知懊悔为何物，正如他不知仁慈和同情为何物一样。斯大林在夜间修改报告时回首不久前的往事，他从中看到的应该不仅是正直的义愤和悲痛的责任。他不可能不感觉到危险，而他最近几年在多大的程度上削弱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也就在多大的程度上无意中助长了危险。

1 政治上的纵横捭阖

斯大林觉得，党内和国内所进行的血腥清洗带来了社会的稳定。尽管有整整一系列客观的征兆说明党受到削弱，党的干部、技术干部和军事干部中的智力阶层受到严重摧残，社会生活中行政命令方法得到了加强，斯大林仍然认为（他在第十八次党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也谈到这一点），“消灭托洛茨基分子及其他两面派”的方针在历史上证明是正确的。

从1939年初开始，斯大林大概把主要注意力集中到了外交问题上。尽管通常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从1939年9月1日法西斯德国进攻波兰开始的，斯大林的看法却与此不同。他的看法在一定程度上是正确的。日本继续其在中国的侵略行动；意大利进攻了阿比西尼亚和阿尔巴尼亚；德国和意大利对西班牙共和国进行了广泛的干涉。德国占领了奥地利，恰好在联共（布）第十八次代表大会召开期间吞并了捷克，而且实际上也吞并了斯洛伐克。全球战火四起。斯大林问道：许多国家在侵略者面前节节退让，这该作何解释呢？他提

出问题后,自己回答道:“主要原因在于,大多数非侵略国,首先是英国和法国放弃了集体安全政策,放弃了集体抵抗侵略者的政策,而转上了不干涉的立场、‘中立’的立场。”^③

斯大林在党的第十八次代表大会开会期间得知德国占领了立陶宛的克莱佩达省,得知捷克斯洛伐克总统埃·贝奈斯签署了意味着捷克斯洛伐克亡国的“柏林协定”,他下令向柏林提出强烈抗议。在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交给德国驻苏大使舒伦堡的照会中,以强硬的措辞对德国的行动表示谴责,并告知德国国家领导人,苏联政府“不能承认捷克被并入、而斯洛伐克也以某种形式被并入德意志帝国版图……”^④

在全球战火熊熊燃烧的情况下,需要确定一项既能继续实现使国家得到发展的社会经济计划,同时又能保证祖国受到可靠保卫的战略。用斯大林的话来说,不干涉政策的拥护者们开始了一场“大规模的危险的政治赌博”。苏联被迫参加了这场结局还很难说的政治上的纵横捭阖。在一个李维诺夫也曾数次应邀参加的通常很小的范围内,讨论了在当前形势下应该遵循什么路线的问题。欧洲各国人民阵线的“蜜月”已经结束。革命的浪潮受到资产阶级的军国主义和沙文主义壁垒的遏制。欧洲大陆仿佛因预感到它行将遭受希特勒坦克铁蹄的蹂躏而暂时沉寂下来。西班牙内战的悲剧行将结束,共和国危在旦夕。马克思主义政党中许多已被摧垮或者转入地下,它们正满怀希望地注视着苏联。共产国际的作用明显地削弱了。我要直言不讳地说:斯大林对此应负很大的责任。

斯大林实际上把联共(布)的政策与共产国际的政策看做一回事,对国际共产主义者联盟实行武断的操纵,从而损害了该组织的威信。斯大林对共产国际活动家的镇压行动是极为惨痛、严酷和绝对不能容忍的。恐怖政策这个令人生畏的“耙子”使共产国际及其派生组织——青年共产国际、红色工会国际、国际工人救援委员会都深受其害。在本国处于非法状态的奥地利、匈牙利、德国、拉脱维亚、立陶宛、波兰、罗马尼亚、芬兰、爱沙尼亚、南斯拉夫等国的共产党领导人受害尤深。那些国际主义者,为躲避本国反动派的迫害而在苏联寻求避难的人们纷纷落入惩治机关的魔爪。受镇压者数不胜数。这里只举出某些在斯大林践踏法制的年代里牺牲的同志的名字。他们是德国共产党领导成员Γ·列梅克、X·埃别尔莱恩、Γ·诺伊曼;波兰共产党领导成员Θ·普鲁赫尼亚克、IO·连斯基、M·科舒茨卡娅;希腊共产党总书记A·孔塔斯;伊朗共产党著名活动家A·苏丹-扎德;南斯拉夫共产党领导成员M·戈尔基奇、B·乔皮奇、M·菲利波维奇;芬兰共产党领导成员A·绍特曼和Γ·罗维奥。牺牲的还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著名活动家库恩·贝拉,列宁的挚友、瑞士人弗·普拉滕,匈牙利人Д·加夫罗(曾因在内战期间表现出来的勇敢精神而荣获两枚红旗勋章),曾被授予列宁勋章的

保加利亚人P·阿夫拉莫夫,芬兰人Э·久林格等等,不一而足。斯大林对波兰共产党的整治最为恬不知耻。该党全部领导人实际上已被斩尽杀绝。波兰共产党最后一名政治局委员别列夫斯基于1937年9月被捕。当让斯大林看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因波兰共产党内“有波兰法西斯密探在活动”而解散该党的决定草案时,“领袖”的表态十分娓娓动听,他说:“解散一事晚了两年。解散是必要的,至于登报我看就不必了。”顺便说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解散波兰共产党的决定并未在会上讨论过,而是采用个别征求意见的表决方式通过的,19名委员中只有6名参加……

斯大林不仅削弱了共产国际的中央机关,而且以自己的政治行动大大加剧了宗派主义倾向,把共产国际机关的活动降低到他所建立的官僚机器的附属物的水平。国际主义原则的扭曲变形,斯大林在共产国际中推行的命令方法,镇压方法,大大削弱了共产国际在群众中的影响,客观上助长了法西斯主义的嚣张气焰。

斯大林在对社会民主党的评价上仍然固执己见,实质上把它同法西斯主义相提并论。无论如何,他是把全世界革命处于低潮首先归咎于社会民主党人的“改良主义”和“变节行为”。“领袖”通常是坚持自己错误的。这是其中的一个错误,但其后果特别严重,而且源远流长。让我们来对20年代略作回顾吧。

1924年1月,列宁逝世前一星期举行了中央全会。除其他问题外,对季诺维也夫所作的《关于国际形势》的报告也进行了讨论。斯大林在讨论中发言。他批评拉狄克在“德国问题”上的错误,并提出了一个后来逐渐强加给共产国际的十分错误的论点,即法西斯主义的支柱是社会民主党,我们必须同社会民主党进行“殊死的战斗”。斯大林在发言中实际上把社会民主党说成了工人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的主要敌人^⑤。也是在1924年,斯大林在《论国际形势》一文中把法西斯主义和社会民主党看成“孪生兄弟”。斯大林在这个问题上并没有随机应变,而是多年来始终坚持同一种错误观点。斯大林早在1933年阅读德国共产党著名活动家之一弗·黑克尔特《德国发生了什么》一文手稿时就曾作过这样的批注:“是社会法西斯主义者吗?不错。”在黑克尔特写到社会民主党发生动摇并倒向法西斯主义一边时,斯大林补充说,正是因此“共产党人把社会民主党人称作社会法西斯主义者已经有三个年头了”^⑥。斯大林的结论之极端错误和短视是显而易见的。斯大林不是把工人阶级的力量联合起来同法西斯主义进行斗争,而是让共产党去同社会民主党斗争。这一切都削弱了对法西斯主义这个工人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的真正的主要危险进行反击的力量。

斯大林在就国际问题同周围一班人进行商议时,大概只听莫洛托夫的意见。在“领袖”看来,莫洛托夫的论据是灵活性与坚定性的某种结合,符合实际情况。他同莫洛托夫一起制定了“党在外交领域的任务”,斯大林在第十八次党

代表大会上对这些任务进行了说明。这一纲领的四点是斯大林直到代表大会开会前几个小时才改写出来的,归根结底表达了两个具有密切联系的思想:

第一,继续寻求防止战争爆发或者至少最大限度地推迟战争爆发时间的和平手段。在贯彻苏联的欧洲集体安全计划方面作一些新的尝试。决不容许建立广泛的反苏统一战线。遇事要慎之又慎,不受敌人挑拨。

第二,采取一切必要的甚至非常的措施来加速使国家做好防御的准备,把增强红军和红海军的战斗力放在首位。(后来在1941年2月的第十八次全国党代表会议上讨论了进一步增强国防潜力的问题)

这期间政治局会议上对许多问题的研究都是同解决这个两位一体的任务有联系的。斯大林一直在考虑如何加强我国外交机构的工作,最大限度地利用外交方面的潜力。他对外交人民委员感到不满意;李维诺夫老是有他自己的见解。“五一”节刚过,贝利亚便对李维诺夫下手了。出现了很快要逮捕的迹象;把他同周围“架空”,停止让他参加高层的会议,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人同李维诺夫的助手和亲属进行夜间“谈话”。然后是开除出中央委员会……看来就要发生最坏的事情。在人民委员部中查封了李维诺夫的文件。贝利亚手下的人翻阅了人民委员在其外交日志中所作的记录。在李维诺夫的文件中有他呈送斯大林的最后一批报告之一的一份副本,上面说:“谨送上今日同英国大使谈话记录及英方宣言草案译文……宣言只要求召开会议,这也正是我们自己的要求。现在仿佛正在形成一种除意大利和德国而外(原文如此。——本书作者注)的新的四国公约,它所造成的印象将具有某种政治意义。我不相信贝克连这样的宣言也同意签订……”^⑦李维诺夫愿意并且希望同西方民主国家的反法西斯同盟得以实现……李维诺夫在1939年3月底致苏联驻法国全权代表R·Θ·苏里茨的信中通报说:“对于签署四国宣言的公开建议,我们已公开答复表示同意。”这位人民委员强调说,我们自己决定“没有波兰参加就不签字”。然而十分清楚的是,波兰的答复“相当明确地表明了其否定态度”^⑧。李维诺夫认为,苏联可能与西方民主国家结成的同盟将是对付世界大战威胁的最可靠的保证。同时,恰恰是这样的同盟还可以保卫那些希特勒德国准备吞并的小国。他于1939年3月29日接见立陶宛驻苏公使巴尔特鲁沙伊季斯后在日记中写道:公使“给我带来一份德国与立陶宛关于克莱佩达省的协议副本,并且通报了谈判的详情”。里宾特洛甫对立陶宛外交部长IO·乌尔布希斯的态度十分粗暴,他交给乌尔布希斯一份协议草案并要他立即签字。乌尔布希斯刚要提出异议,里宾特洛甫即表示:如果协议不马上签字,那么“科夫诺(即考纳斯。——本书作者注)将被夷为平地;德国人已为此做好了一切准备。里宾特洛甫最后同意放乌尔布希斯去科夫诺,条件是他要立即返回,把已签字的协议带回来……”^⑨斯大林在同李维诺夫多次谈话后,感到此人完全不相信希特勒而且准备力争同西

方民主国家达成协议。外交人民委员的立场如此确定不移,这使斯大林觉得可疑。他在同贝利亚谈话时下令对李维诺夫实行更严密的“看管”。不过由于独裁者本人的随心所欲,最坏的事情并未发生。然而李维诺夫的去职在柏林被当成了“好信号”。苏联驻德国临时代办Г·А·阿斯塔霍夫向莫斯科报告说:德国人认为出现了改善德苏关系的契机。“由于李维诺夫的去职,这方面的条件更加成熟了……”^⑩斯大林在最后一刻制止了他的冒失鬼,只是撤销了李维诺夫的外交人民委员职务,而由莫洛托夫接任该职。“领袖”把国内事实上的第二号人物推举到这个部门,意在向所有的人暗示苏联是多么重视外交问题,多么重视维护和平的事业。斯大林认为30年代中期同法国和捷克斯洛伐克签订的互助条约“没起作用”。但这一切都是1939年5月的事情……

1938年希特勒准备吞并捷克斯洛伐克时,斯大林曾不止一次地(分别于3月、4月、5月、6月、8月)责成外交人民委员部寻求公开证明苏联决心保卫捷克斯洛伐克的方式和方法。看来,连贝奈斯总统也倾向于接受这一援助。9月20日,对于布拉格提出的苏联是否有可能有决心保卫捷克斯洛伐克不受即将发生的入侵这一询问,莫斯科再次给予肯定的答复^⑪。国防人民委员签署了一项训令,根据该训令,在基洛夫特别军区内建立起了专门的军队集群,白俄罗斯特别军区内预计要进行兵团的战术调动以建立相应的集群。进行了专门的训练。筑垒地域、防空系统均进入战备状态。9月底,总参谋长波·米·沙波什尼科夫给西部各军区拍发了如下内容的电报:“凡已在工农红军中服役期满的红军战士和初级指挥人员,在未接到特殊命令前均不得令其退伍。”^⑫在许多区域进行了局部动员。70多个师进入战备状态。而此时慕尼黑的暗中勾结正在进行……斯大林懂得,对“共产主义传染病”的恐惧将会胜过理智的声音。他的看法没有错。

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在当时的情势下未能把民族利益置于阶级利益之上。它在英国和法国的压力下向希特勒拱手投降。法国也在事实上同意废除法捷条约。斯大林寻思,在这种情况下主要的是不要让帝国主义国家串通一气反对苏联。根据他的指示,李维诺夫和后来的莫洛托夫开始积极地摸索打破帝国主义反苏勾结的可能性。斯大林深感不安的是“慕尼黑篮子”里的货色,即1938年9月签订的英德互不侵犯宣言及类似的法德协定(1938年12月)。事实上,这两个协议使希特勒得以在东线“腾出手来”。不仅如此,在一定的条件下这两个协议还可能成为反苏同盟的基础。斯大林懂得,万一出现这种情况,那对我国来说真是再糟糕不过了。

早在十八次代表大会之前,斯大林就指示莫洛托夫建议英国和法国政府开始进行三方会谈,以便定出制止法西斯进一步侵略的措施。英国和法国同意进行这一会谈,意在向希特勒施加压力。不过它们的意图暴露得相当快。为数

众多的文献资料证明,伦敦和巴黎很可能是想把希特勒的侵略引向东线,而对苏联所建议修建的“拦阻墙”毫无兴趣。李维诺夫在致苏联驻伦敦全权代表伊·米·马伊斯基的信中说:“希特勒暂时还假装不明白英、法关于在东线可以为所欲为的暗示,不过只要英、法除暗示之外再向他提个什么别的建议,他可能就会明白的。”^⑬

莫洛托夫和他的副手弗·彼·波将金曾不止一次地会见英国大使Y·西茨和法国大使H·纳德日阿尔,从他们当时的日记中可以看出,总的说来这些外交官并未否认同苏联达成一项旨在制止可能发生的德国侵略的军事协定的可能性。但他们显然是在回避研究具体问题。在斯皮里多尼耶夫卡大街17号外交人民委员部的别墅里正在进行政治上的纵横捭阖。要是当时参加谈判的各方都知道他们正在坐失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良机,那该多好!因为假如1939年建立起了反法西斯同盟,那么很多事情就可能大不一样。西方各国的代表曾不止一次地问道:“李维诺夫不再担任外交人民委员职务是否意味着苏联外交政策发生了什么变化?”1939年5月11日莫洛托夫同法国驻苏临时代办Ж·派亚尔谈话时,临时代办问人民委员:

“苏联的政策会同李维诺夫在任时一样吗?”

“是的。法国和英国政府内部部长易人的情况更多,却并未引起特别的麻烦……”

“是否可以认为《消息报》上《关于国际形势》一文反映了政府的意见?”

“那是报纸的意见。《消息报》是作为地方机关的劳动人民代表苏维埃的机关报。《消息报》不能算做半官方刊物……”^⑭

这就是莫洛托夫对苏维埃和《消息报》的态度。不过新任外交人民委员并未正式表示完全不同意李维诺夫的路线。尽管有洞察力的政治家都明白,如今德国更有可能阻止西方民主国家同苏联结盟了。在互相不信任的条件下,这可以较容易地办到。今天我们看得很清楚:参加谈判的各方之间所存在的信任危机曾经起了怎样的决定命运的作用。

德国使出了浑身解数来阻止苏联同英、法可能的接近。在苏英法三方谈判开始的前夕,德国驻莫斯科大使舒伦堡设法同莫洛托夫见了面,他在见面时相当明确地表达了一个主要思想:“苏联和德国之间没有政治上的矛盾。有的只是调和双方利益的一切可能性。”莫洛托夫还不知道苏英法谈判会进行得怎么样,他小心谨慎、含糊其辞地回答道:“苏联政府对德国政府改善关系的意图表示赞赏……”^⑮由于英国和法国的代表团已经抵达莫斯科,斯大林就赞同了对参加谈判的苏联代表团的指示。

1939年8月初,贝利亚的“班子”准备了一份有关前来莫斯科参加谈判的英国和法国军事代表团成员情况的材料。其中对德拉克斯、巴尼特、海伍德、杜缅

克、瓦连·维伊奥姆及代表团其他成员的情况作了极为详尽的介绍。“背景材料”中还谈到：德拉克斯不久前成为国王的海军副官，他拥有一枚沙皇时代的圣斯坦尼斯拉夫勋章；杜缅克11月份即将成为最高军事委员会成员，且是军队摩托化方面的专家，但从来不搞政治^⑥。斯大林对这个材料不感兴趣。他马上注意到除几名将军外，代表团中有不少初级军官，如上尉萨维什、上尉博夫尔等人。斯大林顺口对正在他办公室里的莫洛托夫和贝利亚说道：

“这是不严肃的。这些人不可能拥有应有的权力。伦敦和巴黎仍然想玩牌，我们倒想看看他们是否会参加在欧洲的这一场纵横捭阖。”

“不过看来谈判还需要进行。让他们把牌统统摊出来。”莫洛托夫正面看着斯大林说道。

“那好，需要就需要吧。”斯大林冷冷地结束了谈话。

在1939年8月开始的三国代表团（苏联代表团成员为克·叶·伏罗希洛夫、尼·格·库兹涅佐夫、亚·德·洛克季奥诺夫、И·В·斯莫罗季诺夫、波·米·沙波什尼科夫）军事谈判中，情况很快明朗化了。两个西方国家不愿把它们提供保障的范围扩大到波罗的海沿岸各国。不仅如此，它们还促进了这些国家同德国的接近。正当英法苏谈判进行之际，希特勒把他的条约强加在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头上。霍尔蒂统治下的匈牙利开始奉行一条敌视苏联的路线。在1939年1月波兰外交部长Ю·贝克同希特勒谈话时表露出来的波兰政府的立场实际上并未改变。贝克当时声称，波兰“根本不认为所谓的安全体系有什么意义”，该体系已彻底破产。德国外交部长里宾特洛甫在同贝克会见时也强调指出：柏林希望“波兰采取更加明确的反俄立场，因为不然的话我们未必会有共同的利益”^⑦。据悉，罗马尼亚国王卡罗尔二世在秘密访问德国期间曾对希特勒说：“罗马尼亚是反对俄国的，但由于同它毗邻而不能公开表露出来。可是罗马尼亚绝对不会允许俄国军队过境，尽管常常有人断言罗马尼亚已向俄国保证允许军队过境。这种说法不符合事实。”^⑧

这就是谈判开始前夕的国际形势。苏联代表团团长克·叶·伏罗希洛夫的公文包里装有斯大林于8月4日批准的政治领导人的指示。文件名为《关于同英国和法国谈判的意见》。《意见》分析了“我国兵力可能出动”的五种情况。而且德国在该文件中被称作“主要侵略国”。国防和外交两个人民委员部的工作人员十分详尽地计算了“视情况而定”苏联、英国和法国各应派出多少坦克、火炮、飞机、师团，提出了“封锁主要侵略国海岸线”的任务，确定了“主攻”的方向、“协调军事行动的程序”等等。苏联准备派出120个步兵师对付“主要侵略国”。《意见》强调说：“如遇主要侵略国袭击我国时，我们应要求英国和法国派出86个步兵师，于动员后第16日起坚决进攻，最积极地参加波兰战争，以及给我军提供机车车辆，让我们畅行无阻地通过维尔诺走廊和加里西亚。‘主要侵

略国’可能进攻苏联的情况,指的是德国有可能利用芬兰、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的领土,也许还有罗马尼亚的领土。”^{①9}

然而在头几次会议上即可看出,西方的代表团到莫斯科来,主要是为了讲讲一般的意见,向伦敦和巴黎报告莫斯科的“规模宏大的计划”,而不是为了努力制定出一项具体有效的协议。

斯大林同莫洛托夫和伏罗希洛夫在摆开这个政治“纸牌卦”时愈来愈坚信:西方并无诚意达成一项互相可以接受的协议。尽管如此,斯大林仍然认为必须再次向英国和法国提出一项有关同苏联签订为期5年或10年,其中也规定有军事义务的互助协议的具体建议。其实质是:在任何一个缔约国(东欧各国也在内)受到侵略时,缔约各方有义务对该国予以援助。苏联具体说明了这里指的是波罗的海与黑海之间的那些国家。伦敦和巴黎不作答复。斯大林一再催促,要求提醒。然而前来莫斯科参加谈判的都是些无权作出重要决定的二流人物。同时斯大林也获悉,谈判的对手并未停止其争取同希特勒达成一项可以接受的协议的秘密活动。人们渐渐清楚了:英国和法国不过是在拖延时间,以寻求一个对自己有利的方案,而不考虑苏联的利益。实际上西方国家并未提出对德国采取协调行动的明确构想。从它们的代表团的立场中可以明显看出一种意图,就是让苏联在抵御可能发生的德军侵略中起主要作用,而它们自己却并不提供对反侵略的斗争作出相应贡献的一定保证。斯大林明白,这意味着集体安全思想的破产。“领袖”沉不住气了。通常是尽量以微小然而坚实的步伐走向目标的斯大林,开始像一个处于无暇思考地步的棋手那样行事了。当伏罗希洛夫于8月20日上午把海军上将德拉克斯的便条放到斯大林面前时,斯大林彻底认为三方谈判已毫无希望。苏方曾要求德拉克斯及其法国同僚尽快对苏联建议作出答复。便条中写道:

亲爱的伏罗希洛夫元帅!

我必须遗憾地通知您,英国和法国代表团迄今尚未收到您要求我们向我们各自的政府发回的政治问题的答复。

鉴于我需担任下一次会议的主席,我建议于8月23日上午10时开会或提前开会,如到时已收到答复的话。

海军上将、英国代表团团长德拉克斯谨上^{②0}

“得了,别演戏了!”斯大林恼怒地说道。当时他未必能料到,8月23日的代表团会议毕竟还是如期举行了。只不过完全换了一批人。

1938年斯大林迁入新居,新居仍在克里姆林宫内,位于原参政院的大楼里。斯大林在著名的马·费·卡扎科夫于1776~1787年修建的这座富丽堂皇的宫